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七

起興元元年五月盡貞元元年七月凡一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緡帛來至

萬年京縣屬京

兆

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

衫單衣也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摺詣

行在

羅綺也綾文縉丁度曰古者芒氏初作羅一日帛之美者今人以絲縷織而交眼者為羅

幕僚何士幹詣

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

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厨簾

廚簾

當作 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又運

米百艘以餉李晟 考異曰柳玭移訓曰上初至梁省奏其悅又知西平聚兵必乏糧換命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

州尚未春服月未已克長安梁潤相 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

去數千里詔命豈能遠達乎今不取 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 叩擊也船邊曰舷

五百弩已設矣比至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

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

縑帛織成而無紋其精 破然後易 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

善者曰縑俗亦謂之縑 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

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眾今春大疫近

已引兵去 考異曰實錄舊本紀皆云乙丑渾瑊與蕃將論莽羅衣眾大破朱泚將韓旻等於武功武亭川吐蕃傳亦同邪

志曰李懷光竟不署敕結贊亦不進軍又曰渾公出斜谷曹子達赴渾公吐蕃以二萬騎從之既勝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鑒以

金帛賂之益尚結贊雖引兵入塞止屯祁南但遣論莽羅衣將
軍助賊破此於武功大掠而去既受賂賂遂引兵歸國賊止
歸國之時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
有以此參上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
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願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
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蹠乘其虛隙其後也欲待之
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向者謀誘蕃兵本是
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效誠惟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
詔促令進軍遠近之閒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
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
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人禽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
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

我之師堅寇之眾我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故蕃戎未退臣竊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恣其潛蓄奸計儻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卻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敝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甯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邱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城戍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贊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城戍諸軍當議規畫令

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則宜審細條流以聞

條分也 費以為賢君

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

秦謂咸陽長安古秦兵中之地梁謂梁州

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

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咸

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

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

易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王弼注曰齊眾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上有

何翼也

單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

兵志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卻

其于分畫之道豈不兩

傷哉當今事宜所繫尤切益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

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繞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勢力不

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

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
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
中
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
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
損實多陛下宜俯徇愚意委任羣帥一切機務悉勿關言所賜詔
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
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眾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
者騁謀勇者奮力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
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挺
薨 挺肅宗子 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 建中二年李浦以徐州歸
明年以爲徐沂密觀察
使浦率高承宗代之 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

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

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

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

糧運曰餽
餽音運

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

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

言軍士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

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

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爲大王立效此其

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邱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

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

小敵允豫不擊

允讀與
猶同

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

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

伏於桑林

桑林之地在經城西南

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

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

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

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

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

萬餘人滔縱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

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

去委棄所掠資財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

幽州心既內慙又恐范陽畱守劉怱因敗圖已怱悉發畱守兵夾

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初張孝忠以

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

事見二百二十

七卷建
中三年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恆州孝忠遣押

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

安喜縣漢之盧奴縣屬中山國燕王慕容垂改爲不連北齊改爲安喜隋改爲鮮虞

唐武德四年復爲安喜帶定州固烈悉取軍府綾羅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

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饑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

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

聞之卽版華攝滄州刺史

考異曰舊張孝忠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執程曰華傳曰孝忠令華詣固烈

交郡固烈死孝忠板華知滄州事燕南記曰孝忠差牙官程華與

固烈交割固烈死孝忠問之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

既去則滄州無王孝忠豈得但令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

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吏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

涪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滔既叛與孝忠爲貳滄定之路阻絕

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曰城久圍府兵不能救今州十縣皆瀕

黃台且監浦

海有魚鹽利以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請表陳利害請別爲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卽以華爲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以華爲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曰華令曰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時建中三年也旣而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必欲使歸己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爲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

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宮關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尙可孤刻期集於城下

京城之下也

壬辰尙可孤敗泚將仇敬忠

於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

光泰門苑城東北門程大

昌曰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渠之東門門東七里育長樂坡曰大防長安國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明宮東苑之東

丙申晟

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

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

吳誥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

華州兵歸元光之兵

賊併力功之晟

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

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眾走入白華門

白華殿門

也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

夾攻之

西師謂耶
賊之帥也

晟曰賊敗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

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路元光敗泚眾於遼西戊戌陳兵於

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

步兵直抵苑牆神廟村

神廟村在苑北

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

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

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眾先進拔柵而入佖演

引騎兵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竝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

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

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

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

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

含元殿東內之門殿也左金吾仗

在殿之東右金吾仗在殿之西

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

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

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

曜取賊妓尙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票公私安堵

秋豪無犯遠方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

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眾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

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尙可孤屯望仙門

唐大明宮南前五門其

為望仙門又東為延政門周鳳之
西為建福門又西為興慶門也 駱元光屯章敬寺晨以牙前三

千人屯安國寺
程大昌曰章敬寺在東城之外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 以鎮京城斬泚黨李

希倩敬缸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恆州表讓幽

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

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簋不移
說文曰簋鍾鼓之附

也傳為猛獸釋名曰橫曰柯縱曰簋又云簋廟貌如故
孔穎達曰

天上神靈也此頭龍身象之為簋以架鐘鼓
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宮廟之言貌

室象貌為之耳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 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

為社稷非為朕也晨在渭橋焚惑守歲
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焚惑守之是為罰星 久之

乃退賓佐皆賀曰焚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晨曰天子野

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歸

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
前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入管

書天文志曰失次而上
為贏失次而下為縮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

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
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
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
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甯州刺史夏
侯茂拒之至彭原西城屯
彭原本彭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唐屬甯州其將梁庭芳射
泚墜阮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李楚琳斬
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

內人
裹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裹頭內人贄上奏今渠魁始平法

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環瀛百役疲瘵之耻重傷殘廢之卒皆忍
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念將士鋒刃之

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
宮爲急損之又損尙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愼之難久
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
盡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四海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
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
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
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
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
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
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
神主脩整郊壇展禋享之儀中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

功綏輯蒸黎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
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
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古之興王
必慎於此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
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
因寇亂喪亡頗有大于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疑尙繁羣情
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
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爲君之體然也昔衛獻公出
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領之而
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
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治如不及懲亂如探湯以在

莒爲書紳之規以表備爲獲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矣所
賜職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
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
寵任者崖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等已
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尙可孤各遷官有差以檢校御
史中丞田希鑒爲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爲興元府給復二年
以乾元爲 甲寅以沮城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
唐書如此 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 鄆道元水經注曰樊川卽杜縣之樊
最賜邑於此鄉也按其地在唐長安城南 程大昌曰樊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 擒獲丙辰斬之 上問
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
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

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

書開官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其安陸曰

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謂之時巡

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

類權衡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施權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

其趨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今者甫平大

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

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

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歷

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

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

狐鼠乘夜睢盱晨光既升勢自踰緘不如狻猊枕京邑

黃枕安微枕也

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戊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九

四庫全書

午車駕發漢中 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

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晟奏元貞
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免今年秋

稅斬喬琳蔣瓚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
欲全之上不許 初李懷光既還河中又欲悉眾西逼乘輿時渾

瑊提孤軍抗賊羣帥未集副元帥判官高郢與李鄴固止之會懷
光子璠候郢郢乃以順逆之理論之曰君視天寶以來阻兵者今

復誰在況國家固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眾西向自絕於天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軍之中不有倡義者乎璠震懼爲之流

淚至是郢又數勸懷光歸款懷光乃遣其子璠詣行在謝罪請束
身歸朝庚辰詔滑給事中孔巢父齋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

中宣慰勦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鄆之姪孫也初以監察御史
爲懷光參佐及懷光叛鄆欲死其事而慮爲其母禍乃僞爲懷光
曰兄病在洛請母往視之懷光許令母獨往母得以妻子從鄆竟
遣妻子同行懷光知而責之對曰鄆名隸軍籍不得隨侍老母柰
何不使婦隨姑也懷光無以罪之 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
瓌戴休顏以其眾扈從李晟略元光尙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
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
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開日
唐天子以隻日視聽 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
雙日謂之開日將士又次之勅朱泚之亂崔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以誓與祐
甫同列雅重其爲人乃遣王氏繪帛粟菽王氏受而緘封之及上

還京具陳其狀以獻當時益重祐甫之家法 曹王皋遣其將伊

慎王錡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皋遣其

別將李伯潛逆之於應山

劉昫曰應山本漢南陽郡隨縣地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為應山以縣北山

為名唐屬隨州九域志應山縣在隨州北一百八里

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

遂降以伊慎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鴈鄉走之

記祭法鴈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殖百穀注云鴈山氏炎帝也起于鴈山西漢書地理志注云隋故鴈國皇甫謐曰今鴈之鴈鄉九域志

隨州鴈鄉村有鴈山今自東陽至鴈鄉道路交錯號九十九關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

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

又宣言於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

誼譟宣詔未畢眾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

考異曰鄭志曰

七月十三日駕還長安上使諫議大夫孔巢父中官譚懷仙持詔數懷光日華天之時非卿不能教朕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

委軍赴闕以係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導其卒使而巳卒之書
希懷光意輒害二使欲食其肉懷光翼而表之全尸以聞今
錄復治兵爲拒守之備璲父之死也璲莫敢視高郢獨撫其屍而

哭之 辛卯赦天下 初肅宗在靈武上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

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見二百二十四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

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

在乙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爲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

對唐門下省謂之東省 朝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

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承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

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

兵今懷光將也承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爲意懷光旣解奉天之圍

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

下

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昕元忠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謂東侵涇州岐龍諸州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代宗初吐蕃陷河隴獨安西北庭爲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考異日顏氏行

狀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辛景臻等害公于龍興寺又曰初遭
難後羅曹王泉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卿力張希榮王仕穎等說
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
僞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舊傳云
三日今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
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
卿罵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年七十六曹王舉謂而泣
下三軍皆慟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
下不以姓名稱之而曰魯公附錄戎幕閑談云天寶中有范氏尼
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
尉體泉時諸范氏尼問命曰某官階可得五品否范笑曰鄰處一
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指坐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彩色如此其
功業名節稱是等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第
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及使于蔡州魯公歎曰如范師叔之
言吾命懸于賊矣記異錄曰顏真卿之使于蔡州也內外知公不
還矣親舊相饒於長樂坡公醉跳躑躑前盛謂送者曰吾早與佛于
江南遇道士陶八入授與一刀圭碧霞丹自後體健至今不衰又
曰七十上有尼則吉他日待我于羅浮山所謂尼得非今日之事

平公至汜水忽逢八人笑謂公曰吉吉遂指嵩少而去及公遇害
瘞于城南希烈平詔得歸葬家人啟棺狀貌如生遍身金色爪甲
出於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見兩
道士樹下開棋一道士問曰子何人對曰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
一書達吾家也願曰寄偃師北山顏家商人即言投書守家老蒼
頭得書大驚曰此先太師親翰也發冢開棺則已空矣其子孫直
至羅浮求之

竟無蹤迹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 帝初即位

文喜之亂既而又有姚令言之 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因力田積粟

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使及西鎮北庭涇原行營

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斬之以

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 先是上命渾瑊駘元光

討李懷光軍於同州 九域志同州至河中七十五里 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

六千軍於長春宮以拒之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懷光遣其妹婿

要延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敷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

下之

晉熙三州皆與馬燧巡屬接壤故得說下之宋白日慈州文昇郡赤狄唐咎如之國郡西南有宋桑津晉里克辰赤狄之地後為北屈縣隋為汾州大業為文城郡唐貞觀為慈州以州城內舊有慈烏成四名治吉鄉縣其北屈縣也上乃加

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率

誠軍晉熙隰節度使充管内諸軍行營副元帥

是年正月置奉誠軍於同州以授瑒

日知事見二

百二十九卷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

肅宗上元二年置鎮國節度於華州廣德元年罷今置

鄆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

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

晉熙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

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言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

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甲辰以鳳翔節度

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甲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李

展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

張鎰鎰兄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

斬裨將王斌等十餘

人 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己酉延王玢隋

王迅薨

九月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

絳州時屬李懷光

度支

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

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

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李

勉累表乞自貶

以討李希烈妻師失守也

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

同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閭晏寇同州官軍敗於沙苑詔

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

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

武德元年分萬縣置永樂縣屬萬州州廢屬鼎州又廢鼎州以縣屬河中

府燧既取永樂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

事見二百二十

四卷大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見二四二下九復

以宦官督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稍集兩軍謂左右神策軍上遣長安頗

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

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宦官握兵稱自此不可奪矣考異曰舊實

文場傳云文場與宦官分統禁旅蓋希遷尋罷而仙鳴代之也今從實錄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

使田希鑒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

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

田尙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

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竝轡而入道舊

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

撫畢卽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

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

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

屢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尙在座晟

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遂

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

考異曰舊晟傳曰晟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座執而殺之澤鎮表李觀爲涇州節度使

幸奉天錄十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鑒于涇州寶曆元年癸酉除李

觀涇原節度使丙子以希鑒爲衛尉卿丁丑晟誅希鑒今從之

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

翟崇暉悉眾圍陳州久之不克乃分兵敗于略定諸縣項城令李

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其妻楊氏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逃之

謂何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可守楊曰縣若不守則地賊地也財賊

財也百姓皆賊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士尙可以濟侃乃

召吏民人廷中告之曰令誠若主也然歲滿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奉賊乎眾泣而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賞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楊身自襲以享眾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攻之侃中流矢還家楊寶之曰君不在行閒人誰可守死于堞與死于牀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項城卒完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警眾歸國

李澄請降事始上卷上年

甲午以澄爲汴滑節度使

考異曰二月已云上以澄爲滑州節度使蓋於時但許之耳

宋毫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

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

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

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恒怯不敢

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

浴已係子城矣澄乃舍於浚儀

浚儀帶汴州李澄蓋舍于縣治東北象而儀之以爲邑名漢武地志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之

元年廢新里而立浚儀縣

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

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辭珽爲汴州

刺史

都統司馬宋滑河陽都統司馬也寶鼎縣屬河中府本汾陰縣開元十年徙寶鼎更名

李勉至長安素

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

勉失守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不應尙爲相

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

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眾心矣且劉洽出勉

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眾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

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變與在外聚兵修石頭城

事見二百二十九卷

建中四年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

滉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

唐時浙江東西道所

統惟潤昇常湖蘇杭睦越明合溫衢處婺十四州前此滉實宣潤弩手接富陵蓋兼統宣州爲十五州也

所以修石頭

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

引晉永嘉之亂元帝南渡以爲言

爲

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

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洵洵章

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皋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

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

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

眾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眾恐并爲卿

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

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眾之惑面諭韓皋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皋謁告歸覲而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皋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皋留五日卽還朝皋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

陳少遊時上謂

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

貢矣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

蕭復出使見二百二十九卷與

元元年

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

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

陳少遊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韋皋幕府下僚獨

建忠義

韋皋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

請以皋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

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至中書諭旨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

諸相還閣

諸相在省中坐政事堂既退各居閣下

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

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虛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

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虛不堪為相則罷之既

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三事乎此最當今

之大弊朝來主上已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

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

一奏之上愈不說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爲左庶子 劉洽克汴
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
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爲
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
吾卽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
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
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
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大饑道殣相望
稷校尚書右僕射河陽節度使李芑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厭
征伐天下城壘雖堅戈矛雖利然務以力勝賊其可盡乎救敝者
莫若德方鎮之臣宜先退讓死權錙祿吾所不取也遂固請歸東

都凡練達軍事嚴備不虞常若有敵資稟善者必先以給士故士以此親愛之

元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癸丑贈顏真卿司徒

諡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

未幾上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

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

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

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

京趙需張薦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

舊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孔安國

注曰舜居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今云失敘謂事業廢也

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貊同

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

唐書大明

宮舍元殿爲正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

牙亦謂之南牙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

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辟易言開遠而易其故處諫者稍引

御京願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

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

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

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

陛下於桓靈今承德晉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

恕己之孫也河南河北大饑米斗千錢三月李希烈陷鄆州

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爲鄆滑節度使汴州歸到洽李澄得鄭州故以鄆滑節度

授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嘉誠縣名隋置唐爲松州治所李懷光都虞

之

侯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

李鄴懷光天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鄴詰之郢挺然抗辭無所慚

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爲之慚沮鄴被責辭激氣壯三軍義

之懷光亦不敢殺乃赦郢而囚鄴

郢正通鑑原文云郢鄴抗言華

郢鄴而囚之矣乃詳考新舊兩書舊郢傳云懷光慚沮而

止新郢傳云懷光慚而赦之並不言囚郢也故改從兩傳

寶鼎收懷光兵於陶城

唐書地理志河中有陶城府對道元曰陶城在蒲坂城西北即舜所都也舜陶河濱

蓋卽此地與廬山相近按唐河中府治河東縣河東古蒲坂也

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

夏四月乙丑復封普王誼爲舒王

丁丑以曹王皋爲荊南節

度使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己卯以滑州永平軍爲義

成軍 江陵度支院火燒租賦錢穀百餘萬

壬午馬燧渾瑊破

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

燧瑊爲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元佐 韓遊瓌請兵於渾

瑊其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

則吾子弟

朔方軍分屯河中邠州故云然時韓遊瓌將邠軍以討李懷光

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

甚憐晏遽引兵去懷光知眾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

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 六月辛巳以宣武節度使

劉元佐兼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皋爲西川節度使

附錄皋別傳云皋未遇時薄遊劍外值西川節度使張延賞爲愛女擇婿未得其人延賞妻苗夫人有才鑒一見皋卽奇之曰此人之貴無與比傳遂以女妻之而皋性度高曠不拘小節延賞漸惡之惟苗夫人待之極厚下至婢僕無不侮皋皋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府與賓朋遊從以摠其憤延賞愈惡之謂皋曰幕僚皆時彥延賞尚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輕之如此時有女巫巫見皋問苗夫人曰向見綠衣郎者爲誰此人極貴位過相公不久亦當鎮此問其所以巫曰貴人所到必有陰吏護持今相公左右陰吏不過二十人此郎左右乃至百餘人苗夫人聞之大喜遽以告延賞延賞怒曰韋郎無賴乃復假妖巫以相調耶他日其妻謂皋曰韋郎

七尺之軀學兼文武何不從事四方以圖進取而乃沈滯兒家爲尊卑所厭賤有血氣者得無笑人乎臬于是告別于延賞延賞喜其去乃贈以七驢馱物妻亦罄妝奩以贈行臬既去每至一驢輒附一馱物還納所存者惟妻所贈及布囊書冊而已臬行月餘岐帥延置幕府奏爲大理評事尋以決獄平允加監察御史出刺隴州未幾卽爲隴州節度使除年卽代延賞鎮西川時延賞猶在鎮臬乃改易姓名以章作諱以臬作朝延賞不知其爲臬也至天邇驛去成都三十里有人報延賞曰代相公者余吾章臬非韓朝也苗夫人曰是必韋諷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者應已填委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明日入州方知其實延賞慙惕至欲自挾其眼遂從西門而出不敢與臬相見臬至鎮

天蝗東自

海西至河隴羣飛蔽天每下則草木及畜毛無復子遺關輔以東穀價騰貴餓殍枕道飢民捕蝗爲食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

刺史劉忬知軍事 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

李懷光上遣使問李泌泌取一桐葉破之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義不可復合有如此葉矣李晟亦上言赦懷光有五不

德宗貞元元年

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

不足隄防忽驚東偏

同州在長安東北

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

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

先已命渾瑊爲蒲絳節度使康日知

爲晉慈隰節度使

云然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

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

李希

烈時據淮西僭號

皆觀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

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

勦行賞

謂解奉天開勦賞也

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

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

粟且盡牆壁之閒餓殍甚眾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收諸

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爲他日之悔哉

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初上在奉天詔天下勤王時
懸武杜希全鹽州戴休顏夏州時常春渭北李建徽雖遠無不皆
至河東節度使馬燧近在太原獨不至但遣其子暢及大將王權
領兵五千人入援旣而再幸梁洋權遂抽兵歸太原暢亦北還不
從上行及收復京都燧又不入朝賀上亦不以介意惟以懷光爲
慮李泌奏上曰懷光何足慮臣但恐其舉懸太速耳上曰未諭卿
意何故以太速爲憂且卿書生何能手取懷光也對曰臣以爲陛
下之憂不在河中乃在太原何以言之馬燧爲河東節度係守山
西十餘州以待陛下還宮其功非不俊偉但手握彊兵十萬不身
自入援止遣男暢與王權以偏師赴難繼見駕幸山南則便抽回
權暢兵馬陛下收復京師正其慙懼交集之時止當獎其休境之

功而已乃傳詔宣慰云王權擅自抽兵馬暢不復扈從竝宜釋放此語尤失機宜料燧腹眠能無反側臣比年曾與之論事觀其吞吐甚有心路當今之雄傑也若使之疑慮生心不比希烈朱泚之徒或能使朝廷旰食伏望陛下聽臣微計緩轡遠馭以羈之上曰策將安出泌曰臣爲常侍與燧兄炫同列然其兄弟素不相能其語無益臣重表弟鄭叔規爲燧賓佐臣令以炫意請至京城與臣相見臣以危亂激燧令其取懷光以自效則不但平懷光兼可收馬燧然會燧遣叔規奏雪懷光馬燧之奏雪懷光想在興元元年七月壬午車駕初至長安之時時懷光未殺孔巢父并致書於泌泌不報聞其信物令叔規語之曰故雪之亦自有說比年展奉得接語言心期以爲丈夫乃奉天之難握十萬強兵而令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駕幸梁洋逢此際會又令他人立

蓋代之功今聖主已歸宮闕懷光踳躐在於近畿旦夕當爲帳下
所梟今雖苟延時日尸居耳公不速出兵收取以自解而快上心
倘復爲他人所平公將何面目更來入朝與士大夫相見公於是
時卽欲如懷光之踳躐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之功也若欲於
滔俊之下作偏彊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略不及也緣腹中有

二三百卷書

疑舊傳云燧少與諸兄共學博涉羣書尤善兵法朝
更亦不以武弁御之初什爲武衛兵曹歷太子通事

舍人遷著作

郎秘書少監失路至此必內自慙慙是進不能爲王臣退不能效

夷狄遲疑顧望之閒舟中帳下皆敵國矣可惜入尺之軀聲氣如
鍾而心不決乃婦人也著裙可矣便當奉以巾幘今聖上收復之
後舍垢匿瑕與人更始某又特蒙聽信已於上前保薦司徒取懷
光弟歸爲相陳說速宜自來討賊至河中須輕騎入朝親稟廟略

乃天與之便也叔規既去泌奏曰馬燧討賊之章卽至矣臣惟恐懷光先期隕滅馬燧無以藉手燧若得平懷光便爲忠臣臣不喜平懷光喜得馬燧也叔規至太原具以泌言告燧燧大悟卽日上表請討懷光使人說下晉慈隰三州攻下絳州敗賊兵於陶城圍賊帥於長春皆李泌一激之力也鄭叔規又言前奏雪懷光時李晟在鳳翔亦有奏請自備二萬人資糧獨討懷光燧疑其矯己之失遂恨之秋七月甲午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未殺孔巢父情猶可原今則凶逆已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乃不赦懷光燧辭去上謂泌曰馬燧何其畏服卿如是泌曰此乃畏服天威而然於臣何有 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暉爲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

丞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

蒲謂懷光且抱陝謂抱節

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

水陸運路皆經陝而後至長安

不得不煩卿一往辛

丑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慣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也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甯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眾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若其姦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旣成謀則不得

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

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

營在夏縣

行營在夏縣亦以討河中也夏縣唐初屬虞州貞觀十七年屬絳州時屬陝州其地跨河之南北九域志夏縣

在陝州北九十八里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

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

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虢觀察

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

朝臣時帶鄜坊

節守潼關

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

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

旨使之進則進使之止則止也

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

入陝矣劉臣以受詔不敢去泌寫宣以卻之

沈存中曰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諸皆

寫四本一本為宣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說唐桓

密使自是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手簡謂之

宣底如今之聖語箴也余謂宣者因奉宣上旨而得各或以口傳
爲宣或以行文書爲宣口傳爲宣多命中臣而宰相亦有之劉樞
楚之叩墀也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此宰相之口宣也
宣也李泌寫宣以卻還唐朝臣之兵北宰相行文書宣也因疾
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
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
搆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
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
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
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宅者觀察
所居也唐
諸鎮將吏謂節度觀察所居者爲使宅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
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汝爲我齋版幣祭前使前使謂
張勣版
以視幣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

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泌使誅之泌不

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

天德軍在

振武東北宋白曰天寶八年張齊邱於可敦城置橫塞軍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城置軍元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爲天德軍緣居人較少遂南移四里權居永清柵其城則隋大同城之故墟在牟那山鉏耳嶺之北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承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王王以劉怦爲幽州盧龍節度使大旱滿漚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八

起元年八月盡三年七月凡二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貞元元年八月甲子以旱避正殿減膳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罷之 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

山以來徇國立功三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

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

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離堡焦離堡在河中府河西縣西守將尉珪以

七百人降補註尉姓也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

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

斥其祖駱元光本安息胡人故徐庭光為優胡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

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眾大呼曰吾輩復

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

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

西宋白曰河西縣本同州舊朝邑之地唐上元元年以朝邑地置河西縣大歷三年復置朝邑縣仍析朝邑五鄉并割河東三鄉

依舊係河西縣縣境東西十四里考異曰舊縣傳曰魏帥諸軍濟
河兵凡入萬陳于城下是日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今從第志
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撥甲矣又曰東城疑隊矣河中夾河爲
兩城西城河
西縣東城河東縣河中府治焉
魏疑謹也謹具隊伍也。疑音懼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
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璣爲
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羅密言於上曰臣父必
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
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
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
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
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
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

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璵至咸陽而還曰
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
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
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璵也卿至
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
有人臣追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
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璵
聞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璵先
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斬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
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

閻晏勸懷光東保河中兵犯同州者也餘皆不問燧自

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李鄴於獄與高郢皆奏置幕下

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

李懷光因楊朝

晟見二卷三十

遊瓌遂以朝晟爲都虞候

爲楊朝晟後帥邪甯張本

上使問陸

贇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贇上奏其略曰臣聞

禍或生福福亦生禍故晉勝鄆陵范變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啟殃

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覬臣竊慮諂之徒幸兇醜覆

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

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生亂階故微臣始以生

禍爲憂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

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

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

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

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歟反側者懼斧鉞之次加
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遞及遂乃齷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爛兩
河而互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宮至于合圍于
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出于一城勢之
危窘實足寒心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

此謂與
元赦書

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徵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
知道眾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
音渙然與之更始所以置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誠之動物乃至
于斯懷梟鳴以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奸回易慮黎獻歸心假
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

王武俊田悅李納去王號謝罪
見二百二十九卷與元元年

觀歟

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

謂馬燧韓
說陳少遊

據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

來鼓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
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
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
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
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近者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
甯普天致擾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
蕭牆之戒不其信與賴有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眾慝
以咎己有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
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
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
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

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必將
誑脅其同惡之徒閒說于新附之師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
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征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
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
之動心哉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家國再造
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
之則寇患斯甚未審陛下何以待之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
泚之僣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寶眾慙
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
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符往歲息兵之
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一哉

王心如是則臣所未敢保其必從者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
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纒大號雖
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
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
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
筭窮是乃狴牢之類狴牢獄所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之不戰
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
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
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
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給復河中同絳二州一年 初李晟嘗將神策軍戍成都及還以

營妓高洪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還之由是有隙至是

劉從一有疾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

為左僕射 駱元光將殺徐庭光謀於韓遊瓌曰庭光辱吾祖考

吾欲殺之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遊瓌曰諸壬午遇庭光於軍

門之外揖而數其罪命左右碎斬之

考異曰實錄甲申駱元光專殺徐庭光上令宰相諭諫官

勿論 邪志曰二十日駱元光謀於韓公曰徐庭光見誦辱及祖父義

地今從

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

不告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怒如

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然渾瑊亦為之請乃捨之渾瑊

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眾朔方軍自是分居邪蒲矣

自郭子儀以來朔方軍亦

分屯邪蒲而統于一帥今居邪者韓遊瓌帥之

盧龍節度使劉

忤疾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忤尋薨

時議者欲併省官吏御史大夫崔縱上疏曰兵興以來立功者多
比已選集闕下頻詔錄勞若遽停減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敘亦恐
序進者無路可置失信于天下結怨于百官非朝廷褒賞有功之
意也詔從之己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爲戶部尙書
庚申薨是秋雨木冰冬十月癸卯上祀圜丘赦天下十二
月甲戌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于闐王曜上言兄勝
讓國於臣事見二百二十一卷肅宗上元元年今請復立勝子銳上以銳檢校光祿
卿還其國勝固辭曰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不習其
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銳爲韶王諮議昭王暹代宗子也新羅王良相卒
其從弟敬信襲位

續通志卷之九元元年二年

兩貞元二年春正月丙申以歲饑詔減御膳之半賜貧乏者授以
宣 壬寅以吏部侍郎劉滋爲左散騎常侍與給事中崔造中書

舍人齊映竝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盧翰罷爲太子賓客

滋子元之孫也造少居上元

上元縣帶昇州

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

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變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滋

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

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

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尙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

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

酒吉中孚判度支兩稅 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

南東道節度使樊澤舉擒之

山南東道節度治襄州

崔造與元琇善故使

判鹽鐵韓滉奏論鹽鐵過失甲戌以琇爲尙書右丞 陝州水陸

運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

集津倉在三門東三門倉在三門西

鑿山開車道十八

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道成

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

度使李澄擊破之初希烈破汴州開戶曹參軍竇良有女桂娘劫

取以去女將行謂父母曰不須悲啼兒能爲國滅賊桂娘有才色

多智略希烈盛寵之姦謀祕計必與參議桂娘察知大將陳仙奇

有報國心因謂希烈曰朝廷畔援略已漸平兵勢餘威必將及我

妾觀諸將中惟陳仙奇忠勇可恃聞其妻亦竇氏也仙奇敬信之

妾請往來其家與敘宗情聯仙奇爲國戚則軍心益固矣希烈許

之桂娘以姊事仙奇妻乘閒說之曰作賊必敗遲速閒耳姊宜早

爲這種之計仙奇妻深然之至是希烈兵勢日蹙忽然無疾暴死

希烈子祕不發喪謀襲僞位會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仙奇以示暇於外桂娘密爲蠟書曰希烈前日已死殯在後堂其子欲誅大臣而後卽位宜速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雜以遺之仙奇食桃得書夏四月丙寅遂率兵攻僞宮斬其兄弟妻子以其地歸國甲申以仙奇爲淮南節度使給復淮西二年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卽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大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僅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爲節度使

五月己酉地震辛酉大風雨街陌水深數尺人有溺死者 秋七

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爲留後少誠素狡險爲李希

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己酉以虔王諒爲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

少誠爲留後

以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爲陳許節度使

曲環時以隴西

行營兵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

役平均數年之閒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八月癸未義成節度使

李澄薨其子克甯謀總軍務秘不發喪

丙戌吐蕃尙結贊大舉

寇涇隴邠甯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

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

因爲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

西魏置府兵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

元年府兵廢見二百一十二卷元宗開元十年

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

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

府府者折衝果毅府

參驗發之至所期處

發兵刻期所會之地

將帥按閱有教習不

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而賜勳加賞便道罷之

罷兵使各

隨使道歸農不必還至京師而後罷

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

河鎮守使以圖吐蕃

見二百二卷儀鳳二年

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

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

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

事見二百一十四卷元宗開元二十四年

邊將效之山東戍

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墊地牢利其

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

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

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彊騎

事見二百一十二卷開元十年十三

年其後益爲六軍六軍分左右爲十二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

之見二百一十六卷天寶八載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

遂生至今爲梗歸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

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

常與卿議之因置十六衛上將軍九月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將

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爲

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庚寅李克甯始

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馬馬鉉墨綬出視事增兵城門劉元佐出

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甯乃不敢襲位丁酉以東都

留守賈耽爲義成節度使克甯悉取府庫之財夜出軍士從而剽

之比明殆盡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自李正己以來淄青兵未嘗應調發赴行

營也此必李納遣兵自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并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賈耽曰柰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平命館於城中耽時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也吐蕃遊騎及好時乙巳京城戒嚴復遣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爲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泌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隴州之東有汧陽縣汧城在其傍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言其軍士所服之衣畫爲虎豹文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尙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尙結贊僅而獲免尙結贊謂其徒曰唐之

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

為尙結贊開李晟劫入鳳

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

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

野詩蕃姓也良

輔其名

與王泌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王申遇吐蕃眾二萬與

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

而還

扈屈律蕃人三字姓

尙結贊引兵自甯慶北去

甯慶二州名

癸酉軍於合水

之北

合水縣屬慶州隋開皇十六年置九

邠甯節度使韓遊瓌遣

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於平川潛使

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

后乙未韓滉入朝丁酉皇后崩辛丑吐蕃寇鹽州

鹽州五原郡漢

五原縣地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眾奔鄜州

九域志慶州東至吐蕃入據之

考異曰外志曰十二月三日吐蕃

鄜州三百五十里吐蕃入據之

考異曰外志曰十二月三日吐蕃

久未入朝韓滉過汴元佐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滉相約為兄

弟請拜元佐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元佐曰

久欲入朝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

執行謂之丈人行韓滉與劉元佐結為兄弟

則視其父為丈人行故呼其母謂之丈母也

往填宮也

萬緒備行裝滉聞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元佐

驚服既而遣人密聽之滉問孔目吏今日所費幾何詰責甚細元

佐笑曰吾知之矣壬寅元佐與陳許節度使曲環俱入朝

傳曰韓相將入朝觀先公令人報比在關庭已奏來則必能致大

梁入朝今來所望善諭以教之十二月劉元佐果入朝此蓋李繁

掠美今從
柳氏教訓 崔造改錢穀法事多不集其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

外安之
諸使謂鹽鐵轉運諸使也 及元琇失職
謂解州鹽鐵而為右丞也 造憂懼成疾不視

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

史拓跋乾陁帥眾去遂據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

蕃亦乘之又陷麟州
宋白曰銀州漢為西河郡國陰縣地周武帝保定二十於縣城置銀防三年置銀州因谷

為名舊有人收驢馬於此谷虜語驢馬為乞銀故名西 韓滉屢
北至夏州二百三十里北至麟州三百里○同音銀

短元琇於上庚申崔造罪為右庶子琇貶雷州司戶
考異曰實錄曰初元琇判

度支關輔早儉諸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韓滉素著威名加

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復難與集事乃條奏令

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百十八里自揚子江以北皆琇主之

滉深怒于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乃于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

餘萬令轉送入關滉不許誣奏以為運干錢至京師費錢萬上以

問琇琇奏曰干錢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師所費

資台臣監補 卷三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十一 恩補

三二百月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混堅執以爲不可及混
總度支遂遲留心累誣奏琇至是而貶焉舊崔造傳曰造與元琇
素厚罷使之後以鹽鐵委之而韓混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
復以混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其年秋初江淮漕運大至
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混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
皆改乃罷造知政事貶琇雷州司戶鄭俟家傳曰時元琇判度支
江淮進米相次已入汴州而淄青及魏府蝗旱尤甚人皆相食李
納無計欲束身入朝元琇乃支米十五萬石與之納軍遂濟三月
入河運第一綱米三萬石自集津車般至三門十日而畢造入渭
船亦成米至陝俄而度支牒至支充河中軍糧先公憂迫不知所
使欲使人間奏先令走馬與韓相謀之韓相報曰恨不可奏某判
度支來在外勢不禁他反被他更鼓作言語待某今冬運畢當請
朝觀此時面奏時蝗旱運路阻滯自四月初後有一日之內七奉
手詔者皆爲催米且言軍國糧儲自今月半後悉盡此米所藉公
忠副朕憂屬星夜發遣以濟憂勤其旨如此而不知米皆被外支
蓋琇及時宰忌韓相及先公運米功成而不爲朝廷大計幾至再
亂十月韓相以饋運功成請入朝及對見上大悅言無不從遂奏
運事且言元琇支米與淄青河中臣在外與先公皆不收奏上大
驚卽曰貶琇爲雷州司戶二說相違恐各有所私今但取其大要
以吏部侍郎班宏爲戶部侍郎
度支副使左丞董晉謂宰相劉滋齊映曰元右丞忽遭遠貶未知

所坐何罪何不奏請令三司詳斷之且去年關輔用兵時方旱蝗
琇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此勞臣也
今見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聞雞起舞者矣竊爲相公危
之滋映但引過而已不能救也給事袁高抗疏爲琇申理滉誣以
朋黨寢而不行 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
襲其背丙寅詔駮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
會邠甯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大
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石州昌化郡漢離石地河曲大胡州時
刺史故於時濟有六胡州之名雲州雲中
郡本魏平城地兩州馬邑郡漢馬邑縣地工部侍郎張彧李晟
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彧彧怒遂附於
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達嘗爲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

忌晟功名曾吐蕃有離間之言

離間之言見上

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

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上
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初韓滉判
度支晟爲裨將白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故二人之交甚善
上乃命滉與劉元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
賞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元佐之第亦如之
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

肅貞元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爲其
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
不復貽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
哉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爲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

兵尤精者爲左右克平十將

李希烈自建中初募淮西門槍奉國各分左右凡四將左右克平軍則分

十將

領之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驪謂之驪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

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
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吳法起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起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
渾瑊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反爲所敗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
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

九域

志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

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西

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陝西七里

陝西者陝州之西也距城七里

泌不給其食遣

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
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畱行常讓以半

道隨而擊之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于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眾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眾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長水本隋宏農郡長淵縣唐初避高祖名更爲長水五代志曰長淵縣後魏曰南陝西魏更名唐志長水縣屬洛州河南府宋白曰長水縣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已西沙渠谷已東爲南陝縣廢帝改爲長淵縣以縣洛水長淵爲名唐改長水九域志在府西二百四十里賊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岸追至永甯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其眾大半趣長水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間賊已破而還上命劉元佐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

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爲村民所殺得至
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
泌爲其誅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

鄆州軍門以令防秋之眾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

肅宗至德元載

陷事見二百一十八卷

獲西瀘令鄭回

西瀘縣屬嶺南本漢邛都縣地江左置宜化郡隋廢郡置可泉縣天寶元

年改曰西瀘

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

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

爲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

南詔官曰坦緯曰布燮日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

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

之雲南有眾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爲前鋒賦斂重數又

奪其險要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曰中國

尙禮義有惠澤無賦役今棄蕃歸唐無遠戍之勞重稅之困利莫

大焉與牟尋以爲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皋

至鎮招撫境上羣蠻與牟尋潛遣人因羣蠻求內附皋奏今吐蕃

棄好暴亂鹽夏宐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

入國生羌白狗君哥鄰君

連田君南水君弱水君悉董仁清遠君咄霜君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皋先

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爲南詔內附張本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

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言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貶鹽

州刺史劉滋罷爲左散騎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渾同平章事韓滉

性苛暴方爲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吏救過不贍渾

雖爲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漏察爲相不滿歲而罷

先相

公謂滉父休也罷相事見二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於省中至有

百一十三卷開元二十一年

死者且作福且威豈人臣所宜

書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混愧爲

之少霽威嚴 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潯充入吐蕃使 戊

寅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轉運使韓滉滉字太冲少貞

介好學其所結交皆時之俊彥居官公潔彊直明於吏道詳究簿

書無遺纖隱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祗十年一易居處陋薄

纔蔽風雨弟洄管于里宅增修廊宇滉自江南歸卽命撤去曰先

公容焉吾輩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圯葺之而已豈敢改作以爲

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門第不忍壞乃不設戟旣居重位愈益儉

勤雖甚暑不執扇家人資產未嘗在意自入仕以至卿相凡四十

年乘馬僅五匹皆及敝帷而後已好鼓琴尤工書得張旭筆法書

與宗人幹相埒然以繪事非急務每自晦其能不以名世滉久在

二浙所辟條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竝坐者交言後數日署爲隨軍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末年傷于嚴急巡內有犯其法者誅及鄰伍一判卽勦數十人且無虛日人多恨之甯錫滉爲宰相時嘗召一吏不時至怒欲撻之吏曰某更有所屬不得遽至望公恕罪滉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攝陰司主三品以上食料滉以爲妄因詰曰若然我明日當食何物吏曰此非細事不可洩也請疏而記之過後爲驗滉乃令疏記封置密處明旦還有命召滉判大官適進蜜香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滉食之甚美又賜之旣退而腹脹召醫視之飲橘皮湯而愈滉思前日吏言開藏視之一一符驗滉乃召吏詢之兼問人閒祿食事吏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不得祿食者歲支滉剛嚴少許可而獨奇句容主簿楊於苟非所支不得妄食也

陵謂其妻柳氏曰吾求佳壻無如於陵賢因妻之及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權傾中外於陵以婦翁權勢方盛不欲進取

乃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自娛泥卒乃始入朝仕宦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後雖揚歷中外而能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 分浙江東西道爲三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

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水浦漢石城縣地宣歙池三州屬江南東道唐初分十道江南東西道與二浙總爲江南道乾元置浙江西道節度使兼領宣歙饒三州其後罷領復領不一自分二浙爲各置觀察使以領之上以果

州刺史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果州南充郡治南充縣建中四年十二月白志貞貶恩州司馬貞元二年轉果州刺史柳渾曰志貞儉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辛巳詔下

用之渾疾聞遂乞骸骨不許 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王后諡昭德靖陵在奉天縣東北十里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尙

結贊得鹽夏州各畱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去年冬吐蕃畱兵戍鹽夏州自冬

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

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

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

清水盟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

使者相繼於路燧

信其言畱屯石州不復濟河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

擊之韓滉曰吐蕃弱則求盟疆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

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元佐

之徒將十萬眾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

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頗熱俱入朝論

之會滉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使上亦恨回

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己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

不宜久典兵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

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

翔

帝敕趙李晟謂之大臣

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

都虞候邢君牙丙午以君牙爲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

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既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

通王府長史丁瓊者亦爲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

且曰以公之功乃奪兵權位高難全自古忠之國家倘有變故瓊

願備左右狡兔三窟蓋早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遂執瓊

以聞初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

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爲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傳稱

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

以爲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

未嘗泄於人君牙樂壽人也晟之討朱泚軍中之事惟與君牙商
之他人莫得而聞也收復宮闕其功居多至是遂代晟鎮鳳翔有
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上坐會君牙摘簿書以盜沒
宴錢五萬怒其吏汾遂拂衣而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
俊今乃與有司計較錢銀乎君牙慙遽釋吏引汾爲上客畱月餘
以五百緡爲謝其屈己好士如此 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
皆閉壁不戰尙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宋白曰鳴沙縣屬靈州本漢富平縣地後周保定二年於
此置會州建德六年立鳴沙鎮隋文帝立靈州以大河環曲爲
名仍立鳴沙縣屬焉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其
眾乏馬多徒行者崔漣見尙結贊責以負約尙結贊曰吐蕃破朱
泚以武亭之功邀唐事見二百三十卷元年四月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
達我故引還鹽夏守將懼我恐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

公來欲踐脩舊好固吐蕃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君歸奏當以鹽
夏相還也然清水之盟大臣少故約易壞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
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
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渚至
長安辛未以渚爲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尙結贊曰希全守靈州
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渚城盟於清水考異曰實錄崔渚至
自鳴沙傳尙結贊言
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聽君歸奏決定當以鹽夏相還又
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及元帥以下凡
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
此盟會涇原節度使李觀亦請同主之辛未以渚爲鴻臚卿充入
吐蕃使令渚報尙結贊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
渚侍中渚城充會盟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按尙結
贊本怨渚城故欲劫而執之然則求城主
盟乃吐蕃意非由唐出也今從郭侯家傳 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
月甲申渚城已咸陽入朝以爲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尙書崔

漢衡爲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特進宋奉朝爲都監

宋奉

朝官者也己丑城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尙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

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旣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

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險阻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

川坦夷且近涇緩急可保也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

申蔡畱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

之詐爲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

大將宋旻曹濟奔長安 閏月己未韋皋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

時嘗

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鄧豐琶兩林各有大鬼主爲之長苴那時勿鄧鬼主也

使訶伺導達雲南

謂

刺探之人也

庚申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

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初韓晃薦劉

元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元佐元佐亦贊成之混瑊元佐奏
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元佐元佐臥而受命張延
賞知元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
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可爲用故也 上以襄鄧扼
淮西衝要癸亥以荆南節度使曹王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
鄧復郢安隨唐七州隸之羣練兵峙糧市回鶻馬以益戰騎歲時
大畋以教士吳少誠甚畏之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
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
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
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於平
涼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

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晨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

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

韓遊瓌屯洛口

潘原縣屬原州本陰盤也天寶更名時其地已沒於吐蕃洛口卽水洛口在瓦亭川東北以爲

瓌拔元光謂瓌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

請與公俱瓌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瓌連營相次距盟所三

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

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百泉以分其勢

唐書地理志原州有百泉縣五代史志曰後魏分平涼置長城郡及黃石縣隋大業初改黃石爲百泉宋白曰時已沒蕃界尙

結贊與瓌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

至壇下辛未將盟尙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瓌皆許

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

軍悉爲所擒，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簷入其衝，馳十餘里，衝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頗見，邠甯軍西馳乃還。西馳者韓遊瓌所遣趣百泉之軍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邠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吐蕃劫盟兵臨近鎮。近鎮言邠甯之近鎮上大驚，街遞其表以

示渾

倉猝之際不及遣中使令街使遞其表以示渾

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

其審乎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

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

遣中使王子恆齎詔遺尙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

天甲戌尙結贊至故原州

原州自廣德初沒於吐蕃城邑墟矣故曰故

引見崔漢衡等

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

弇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

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

在河曲謂屯鳴沙時馬燧時屯石州不度河

所以求和蒙侍

中力益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命弇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

甯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尙結贊之言由是惡馬

燧

是月太白晝見凡四十餘日

六月丙戌以馬燧爲司徒兼

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
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
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
不視事 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河東都
虞候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爲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
事燧日久不欲代之爲帥乃以爲右龍武大將軍明日自良入謝
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爲得禮然北門之任非卿不
可卒以自良爲河東節度使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
病疫思歸尙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
去鹽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分兵守之 韋皋以雲南頗知書壬辰
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李泌初視事壬寅與李晟馬燧

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

事見二百

一十九卷前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

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譏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

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
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
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止曰朕始聞卿言
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
大臣亦當其保之嚴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
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
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吏部兵部主文
武選凡奏擬皆過門下省百司奏抄侍中既審給事中讀之有違失則駁正舍人則有六押唐制中書舍人六員
佐宰相判按同署乃奏六典中書舍人六人分押六司署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
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泌請復
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

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

同類正員官

停字句雖謂計其在官之日敘資然後隨所減員而停其官更加以文武兩選授以正員官與其元所居

官同類者

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

官上皆從之乙卯詔先所減官竝復故

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

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

謂上自奉天幸山南時也

值霖雨道塗險滑

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

考異曰鄭侯家傳及舊叔明傳及皆作昇今從實錄及舊蕭復傳及

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齎

臂爲盟者行勝釘鞵

勝當作勝行勝以邪幅纏足膝歷詩采菽斜幅在下傳云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箋云邪

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正義曰邪幅於足謂之邪幅有鞵以皮爲之外施油蠟底著鐵釘

更鞵上馬以

至梁州他人皆不得近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郃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郃
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
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
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
延賞無以中傷而郃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
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他官勿令宿衛以遠嫌秋七月以昇爲詹
事郃國肅宗之女也 甲子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右羽林將軍
韓潭爲夏綏銀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
夏州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
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點

募自防

惟率者拘推而敷率徵罰者吏民有罪罰使納錢穀以免罪而如數徵之也凡此皆州鎮以充軍資點募疆壯以自

衛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

自非於法應畱使畱州之外悉輸京師

畱使者畱以應本道節度觀察使徵調畱州者畱以

給本州

其宮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

沒者重釋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

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

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

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

友直為河南江淮兩句勘兩稅錢帛使初河隴既沒於吐蕃

代宗初年

河隴

既沒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

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

鴻臚掌四夷之客有禮賓院府縣謂京兆府及

其所屬赤縣畿縣也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

知胡客畱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舉者

舉貸以取倍稱之利也質者以物質錢計月而取其利也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

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

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畱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

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

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

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

押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

五十萬緡市人皆喜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

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

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
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柰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
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
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
矣今吐蕃久居原隴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
緡染爲綵緡惡緡積于庫藏年深以致脆惡者緡綴綵以線結之而後染色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元色餘則入染色矣其色班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
絹謂之緡

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
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
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
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

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
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
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
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
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
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土著乃悉以府
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
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土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
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
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其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
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同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

田者十五六 壬申賜駱元光姓名李元諒 左僕射同平章事
張延賞薨延賞博涉經史通於吏治侍中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
妻焉嘗爲揚州刺史屬歲旱歉民人逃亡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
人所恃以生也與其居此而坐斃無甯適彼而可生苟存吾民何
限彼此乃具舟遣之敕吏脩其廬室已其逋債旣而歸者更增於
其舊歷更四鎮所至民皆誦德及其富國飾情復怨如害元勳君
子始惡之